

金陵生小言

# 『看书就要看伟大的书』

蒋寅

果是限于经济能力那另说。但有些朋友以为听音乐不必讲究版本，只要专注于音乐本身即可，或者说业余爱好者，重在陶冶情操、提升修养，版本不是什么问题，那就不妥了。录音版本对于音乐，就像照片之于人。不听优秀版本，根本无法感知乐曲的真髓。就像看一张不出彩的明星照，不会知道真人有多美。瓦尔特指挥哥伦比亚交响乐团1958年录制的《田园》，优雅明快而有很好的平衡感，录音也很出色，被许多评论家推为首选版本，CD以1985年CBS发行的所谓“报纸版”音效最好，这是有定评的。但这款录音也有一点不足，就是电平低，要开较大的音量才能尽显风采。

听黑胶唱片的好处，除了音效好之外，还经常可以听到一些不知道的音乐和演奏家。最近偶得一张匈牙利HUNGARON公司1981年发行的女钢琴家Donatella Failoni演奏的意大利作曲家奇马罗萨的31首奏鸣曲。奇马罗萨(1749—1801)以歌剧闻名，一生创作了80多部歌剧，几十部合唱作品，被目为“意大利的莫扎特”。虽然他也有50多首钢琴奏鸣曲传世，但我从来不知道竟这么好。布达佩斯出生的Donatella Failoni，上世纪60年代后期出道，录制这张唱片时还很年轻，未必弹到很高的境界，却也冷冷可听。况且这不算热门音乐，录音不多见。听过这张唱片，就让我对她的克莱蒙蒂和李斯特录音产生了兴趣，留意她的其他唱片。在LP时代留下的浩瀚的历史录音中，能被制成CD发行的只是少数，大量的录音也像许多文学作品一样，逐渐被遗忘。被遗忘的东西，不都是不好，只是为无见识的出版商和市场所误。只是在黑胶唱片中，我们就可能遇到一些不该被遗忘的录音。

《孔子家语·六本》记孔子语曰：“吾死之后，则商也日益，赐也日损。”曾子问为什么，孔子对：“商也好与贤己者处，赐也好说不若己者。不知其子，视其父；不知其人，视其友；不知其君，视其所使；不知其地，视其草木。故曰：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即与之化矣；与不善人居，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亦与之化矣。丹之所藏者赤，漆之所藏者黑。是以君子必慎其所与处者焉。”孔子这段话非常有名，后人将它浓缩成一句格言：“欲知其人，先观其友。”蒙古族也有谚语：“如果要了解一个人，就看他的朋友。”孟母三迁而近学官，是为了让孟子接近文雅之士；吴之振母亲看到儿子的朋友黄宗羲、高且中，欣慰其子将来必不凡庸。凡人与人交，国与国交，这句话都适用。

小提琴家文格洛夫被问到法比派小提琴演奏的特点时，强调了音符之间的连接、延音和歌唱性三点，它们是相关的。他说：“即使你需要快速演奏，音符之间也总是有连接。就像是一串音符，形成了乐句，而这种音符之间的连接就是产生能量的来源。”连贯的歌唱性演奏，就是说“即使音符之间有间隙，你也要呼吸。你要像唱歌一样去处理它”。对间隙和连接的这种研究也正是翁方纲“肌理”说关注的内容，他用了一个比喻性概念“笋缝”来指称诗歌文本意义单位之间的间隙和连接。

陈寅恪高足阎文儒先生，住北大燕东园。老友靳大成兄曾登门请教，听他讲当年陈先生上课的情景。陈先生说自己写论文，大概就是引文，案；引文，案；引文，案。最后，一句结论，就写完了。这就是老辈的著述法，教条体。钱锺书讽刺当时的大学老师把讲义印成书，再拿书来做讲义，就是指这种教条体著述。其渊源出于古代的学案，学案就是一种教材，无论现实中有无讲学的实际需求，它都将读者视为潜在的生徒。

阅扬之水《问学记》，记一九九一年十二月廿八日访赵萝蕤，说起近来对某某的宣传大令人反感：“我只读了他的两本书，就可以下结论说，他从骨子里渗透的都是英国十八世纪学说的冷嘲热讽。十七世纪如莎士比亚那样的博大精深他没有，十九世纪如拜伦、雪莱那样的浪漫，那样的放浪无羁，他也没有，那种搞冷门也令人讨厌，小家子气。以前我总对我爱人说，看书就要看伟大的书，人的精力只有那么多，何必浪费在那些不入流的作品，要小聪明，最没意思。”虽然这位先生最心仪的意中人就是赵萝蕤，但当时她就不入眼，多年后看得更清楚了。

在聊音乐的群里，有朋友说买了翻版的瓦尔特指挥贝多芬《田园》交响曲，觉得还不如QQ播放清晰。我们都经历过图便宜买翻版的阶段，如

周涛老师过世已一年，每当看到书架上周老师所写的书和他的照片，都不由得恍惚，转瞬回到周老师在时的往昔记忆之中，现实生活反而不真切了。

我自2009年毕业前往原新疆军区政治部创作室，在新疆度过了人生中最丰富、充实的十年。其间，无论工作还是生活，都承蒙周涛老师以及其家人的悉心教导和关照。记得在军区创作室的大办公室里，第一次见到周涛老师。一见面周老师就笑起来，说，哎？没想到一个湖南人个头儿还不低，之前看你站在黄永玉身边的那张照片，不像高个子。周老师说，翻看我之前寄去的简历资料，真正打动他的不是我发表的诸多习作，而是简介里提到曾擦过皮鞋、端过盘子，并询问我不是真的，我连连点头，告诉他都是真的，因为小时候有时太过调皮顽劣，被家长安排出门去“见识”社会。大冬天的擦皮鞋，手上反复长了几年的冻疮；中午去餐厅端盘子，也狠狠地受了社会一番教育。周老师对此很称赞，说想当作家就要趁早吃点苦，苦头会成为养料，养壮笔下的文字。

高中时我就曾读过周涛老师的散文，觉得他是天才。那时在我的想象中，天才就是专业无人能及，但在生活里可能性格古怪甚至不近人情，而我初到乌鲁木齐那段时间，在进入工作情况、吃饭住宿等方面，周老师的关心面面俱到，就连他书房的书柜也对我开放，随时可以借阅。周老师的爱人马阿姨也曾半开玩笑地说，哪怕女儿高考时也没见他如此上心。周老师说，在他人生发轫之初，也曾得到许多前辈的关怀，如今他要像养小树苗一样，把我也栽培起来。自从入疆，我一刻也不敢懈怠，一心想着要早出作品给周老师一份交代。

我在二十年前，曾游览过几回香山。虽然有香山红叶的美誉，但每每到了秋天，想着人潮涌动，也就没有再去过。后来读了史料，才知道碧云寺就在香山脚下，古刹极幽而建筑富丽，而我前去，却从未到过。又读周作人的文章，一百多年前，周氏曾在碧云寺暂居养病半年之久，且在此作了文章《山中杂信》六篇和《西山小品》两篇。这就令我有去碧云寺看看的念头，但得到的消息，却是闭门修葺的通告。这回又得知开放，且赶上假期，便坐地铁西郊线前去。地铁西郊线从海淀巴沟出发，一路经颐和园、茶棚、万安、植物园，最后到香山，十分方便。西郊线几乎不走地下，而是奔驰在山郊野外，可一路欣赏风景。出车站，到一棵松路，向西北方向，往香山北门而去，一般游客在此多是到西南方向的香山东门，碧云寺往往错过。香山北门与碧云寺入口正对，此回则是先游后者，一则是从未去过，二则是先爬香山，下山后难免疲累，游兴便是全无了。入碧云寺，即过一桥，桥下有流水，四周山树绿荫，颇有古意。《长安游记》说：“出香山，策马东行，转而西北，即碧云寺。寺门有石狮二，雕镂绝工。钟楼西石刻蛟形，泉从口涌，冷冷泻沟中，出寺而纳于涧。”数百年过去，古人记载的石狮、钟楼、石刻以及山涧溪流，旧貌犹存。

我读周作人的《山中杂信》，碧云寺僧人不少，香客与游人纷扰。周氏租住在寺中的般若堂，但此回寻访一番，终未能见。当时碧云寺的部分僧舍对外出租，鲁迅为二弟租住了其中三间，作为养病之地。虽地处风景名胜，但周作人对于游览西山似乎并不感兴趣，租住半年时间，仅出游一次，也无记述。在碧云寺，养病之余，他读书看报，偶写文章。读其文章可知，碧云寺虽曾宏丽，亦对游客开放，但当时已颓败，卫生尤为糟糕。文章写到的塔院，乃是碧云寺的代表性建筑金刚宝座塔，有台阶可以攀登而上，如今不对外开放。提到的另一个地方为水泉院，在塔院的东侧，也是最有意味的一处，很有些江南园林的味道。《珂雪斋集》有记：“碧云刹后有泉从石罅出，有声，石壁色甚古，亭曰听水佳处。泉绕亭而出，流于小池，种白莲百本。塘前种竹嫩绿有致，竹旁有银杏二株，荫阴一亩。其左一洞若夏屋，泉复绕之而出，达于廊下。引于殿前为

# 纪念周涛老师

董夏青青

直到有天，白烨老师将我写的《胆小人日记》交给时任《人民文学》杂志主编的李敬泽老师，并在非虚构栏目发表，我感到雀跃且松了口气，总算没有辜负周涛老师和创作室同事们的照料，进疆后的第一组文章有了。带上杂志跑去周涛老师家汇报时，说起李敬泽老师评价“胆小人日记”这个标题看似谦逊实则口气不小，周老师一时间十分开心得意。这个标题是周老师给起的，他说的就是这表面波澜不惊实则暗涛汹涌的气势。再聊起这组文章，周老师说，你写你和这个维吾尔族孩子的感情，看得我差点儿掉泪，我这个人心够硬了，能把我感动，说明你写的真是真的。我问道，您觉得写作最重要的是写得够真吗？周老师毫不迟疑地点头，说当然如此，真、善、美，这三个字的排序绝不可颠倒。

这句话我始终记着，“真”不是要求每个人物、每个情节都要严丝合缝地卡着事实去走，而是文章的起始出于真诚，要展现内心真正的曲折挣扎，不可遮掩，更不应矫饰。以这组非虚构文章为起点，我进入了新疆军旅题材的小说创作。在这期间，周老师不再点评我的写作，只告诉我“走出去”，敢于去一般人不愿去的地方，并常同我探讨去边防采风、蹲点的计划继而帮助联系安排。2017年，周老师看到了我写的短篇《科恰里特山下》，问我说，现在你们年轻人都流行这样写小说了吗？这话问得我发怯，回答说，只觉得这么写是对的，您认为不成吗？周老师摇头说他看不懂这种写法了，他们那时候喜欢的都是《静静的顿河》这样的小说。见我略显沮丧，周老师又问我其他人读后什么意见，我说听徐怀中先生的家人讲，徐先生觉得这种写法有点儿意思。

周老师长长地哦了一声，说徐先生是懂小说的，听他的就行。周老师继而谈到莫言老师，笑着说，当年就是看他小说写得太好，干脆远远躲开这个天才，只写自己的诗歌和散文。我说，我何尝不是绕着您走？只敢写与您涉猎不多的题材。周老师曾把当年《山岳山岳 丛林丛林》的手稿拿给我读，翻看一气呵成，未曾涂改的纸面，我感到自己终生勤勉也能做个“天才”。那时，周涛老师为《科恰里特山下》短篇小说集题写书名，一口气写了几幅书法让我挑着用，我说等领了稿费就给您也发点稿费，他哈哈大笑，说你留着孝敬爹妈吧，只要你创作上出成绩，早日“青出于蓝”就行。

每当遇到周涛老师写书法，我就时不时“空手套白狼”。周末去周涛老师家吃饭，走时拿上一两幅回去送给身边的朋友，或送给家里有房在装修的炊事班班长，或送给在美容院打工的朋友。周老师对待身边的人总十分慷慨，也从不会吝惜对他人的褒扬和感谢，总是念叨着周围人的好以及待他的好，从未因部属关系或萍水相逢的场面就视一些对其礼貌和善意的举止为理所应当。就在周老师过世前不久，他还在发消息询问正在养病的母亲身体状况，不时问起我在新疆工作的几位朋友的近况。每逢这种时候，周老师高谈阔论、激扬文字时的锐气就消隐了，有的只是一位长者深沉的慈爱。

犹记得一个周末，中午吃过饭在沙发上闲坐，周老师默不作声地上了一楼，再下来时，手上多了一尊鲁迅的陶瓷坐像。周老师将鲁迅像轻轻放在茶几上，对我说，这是当年他获得第一届鲁迅文学奖后一位好友相送的，如今他要

转赠于我，望我早日将他这“前浪”拍倒在沙滩上。周老师别号“狂涛”，有年夏天我陪他在小院里乘凉，他啪的合掌拍住一只蚊子，松开时看了看，颇为自满地色如红宝石，一看就是喝饱了我周某人的血！在当时的我想来，周老师会说出希望赶紧被“后浪”赶超的话还怪稀奇的。

我带回了鲁迅先生像，将其摆放在办公室随时能见到的地方。从前，周老师经常对创作室成员强调，搞文艺的人不要总把眼睛盯着“评奖”“立功”，尤其和那些常年在一线的战斗相比，更是没有资格说自己搞出了一点作品就“居功请赏”。可这一次，我明白周老师对我是有期许的，正如他不时提到的，他不要我把文章写好，更得带好队伍，在带出“70”后作家户一萍老师后再带出我这个“小年轻”，年龄梯队齐整，才算对组织有交代。

在新疆那些年间，周老师和马阿姨很关心我的健康，总担心我不规律的作息会耗损身体，还常把我叫去家里吃饭改善伙食。后来，周老师推荐我去北京工作，临近分别时，周老师打断了我对未来创作计划的描述，只叨念着说，创作没有身体要紧，你去了北京好好生活，过得高兴时你才放心。我忍着不舍与心酸，忙说谢谢师父，觉得周老师为我考虑得太多太细，都不似他平素的性格。也正是这样的欣赏和关爱让我满怀信心地走到如今，且因自己曾被善待，也懂得了如何“依葫芦画瓢”地对有着相近追求的年轻人。

回到北京工作后，和周老师的交流更多只是依赖发手机消息。2023年的中秋节还收到周老师发来的信息，说家里正在炖羊肉，可惜你不能同乐，要是你在就好了。周老师，自您走后我也无时无刻不想，要是您还在就好了。

# 碧云寺漫笔

朱航满

池，界以石梁，朱鱼泼刺，水脉隐见。至寺门进入于溪。”现在看来，水泉院风貌犹在，只有少许变化，诸如听水佳处亭现无存，改为一座甚小的龙王庙，建于假山之上，未见雅致，且与古寺意境不合；左一的洞穴尚在，洞前建假山，山上设一六角小亭，名为“照碧”。

碧云寺的泉水，可谓一景，诸如山门前的深涧水溪，入门后的龙首喷泉，殿前的水池游鱼，水泉院的假山流水，真是各具妙趣。而我感最感兴趣的，是以上所有这些水流，都是相通相连的。泉水从水泉院流出，经寺院小渠缓缓流动，进入殿前的池沼，然后再由龙首石刻喷出，最后进入山门前的深涧小溪。寺中有泉水，可谓得自然之助，不但景致清雅，而且也不会有下山挑水的难事了。对于碧云寺的泉水，《长安客话》有记：“历数阶，登佛殿，殿前甃石为池，深丈许，水引自寺后石罅，喷涌小渠，人以卓锡名之。寺僧导之过斋厨，绕长廊出殿两庑，左右折复汇于殿前石池，金鲫千头，上当临视焉。”《余文敬集》也有记：“碧云寺泉从山西壁罅口中吐出，去渠尺许，微有飞沫。时雨初过，淙淙若琴筑。下注于渠，渠绕亭后，折而东南，又折而北。渠广尺余，越数步设一窟。亭前有沼可一亩，渠水注之，亦由罅口出。迄东南注垣下，过香积厨，又西南注殿前沼。”《长安客话》则载：“左缘曲径，有卓锡泉，环际际潺潺之声，蔚为壮观，堪称大型群像雕塑之魂宝。我到过杭州灵隐寺两次，深被寺中的五百罗汉所震慑；后来又去戒台寺，也有五百罗汉；这次到碧云寺，再见五百罗汉，深感古人想象力之丰富，雕塑艺术之精湛。上次访灵隐寺，同行者告知，可心中默念一个数字，然后按照这个数字依次去寻找，找到罗汉将是自己的面目。当时听后，一笑了之。这次在碧云寺的五百罗汉堂，见到堂前有介

绍，乃是随意在一位罗汉前停留，然后按照自己的虚岁依次往回数，数到的罗汉，便是自己的面目。于是按照导览，找到了一位罗汉，再按照那个规则，数到了一位名为声响应尊者的罗汉。这位尊者头项颇高，手持一卷，乃系弘扬佛法之尊者。据说佛说法音声有如空谷回音，绵延盘旋，经久不息，可振发聋，使听者豁然顿悟。这个解释，让我想到了读书立说之事，确有顿悟之感。后来想，五百罗汉，乃是五百种人面目，也是五百种人生业绩，能找到自己的某些影子，其实也是不难的。此虽可看作是一种游戏，但背后其实更是人们的一种朴素心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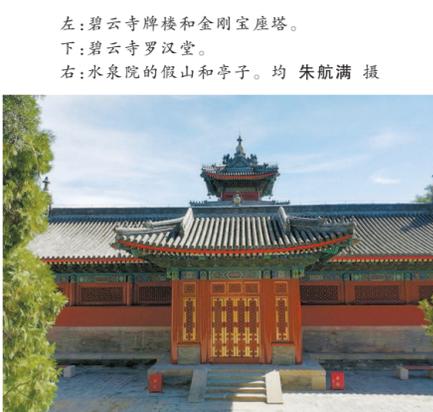
周作人是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之一，但他对佛教文化亦甚感兴趣，在碧云寺期间，多有购佛教典籍和读佛经的记载。周氏对于佛经更多是文学上的兴趣，1937年春天，他拟在北京大学开设一门《佛典文学》课程，后因战事突起而未能开设。对于佛教的教化作用，周氏其实并不以为然，《山中杂信》记述寺院遗迹的笔墨甚少，而对于其间的见闻叙述颇详，且常能从中读出一个现代启蒙者的冷眼。碧云寺在清代颇受帝王重视，乾隆的御制碑诗很多。对于这些帝王诗，周作人说他感觉都不大高明，甚至有几首读后，很为败兴。不过，我读其中的几篇诗文，觉得有些词句尚可，例如御制碑文中的开篇几句：“西山佛寺累百，惟碧云寺以宏丽著称，而境亦殊胜。岩壑高下，台殿因依，竹树参差，泉流经络。学人潇洒安禅，殆无有逾于此也。”再如《御制碧云寺晓起诗》中的“山中晓起听蝉鸣，遥对峰岑霁色清”二句，读来颇有几分禅意。当然我的古诗文修养和周氏不能比，我的这些体会怕难免被方家笑话吧。

碧云寺以古塔闻名，以泉流不息倍显灵秀，又以孙中山先生衣冠冢而为世人敬重。此外，碧云寺还有一处胜迹，为罗汉堂，有508尊木雕罗汉像分列其中，蔚为壮观，堪称大型群像雕塑之魂宝。我到过杭州灵隐寺两次，深被寺中的五百罗汉所震慑；后来又去戒台寺，也有五百罗汉；这次到碧云寺，再见五百罗汉，深感古人想象力之丰富，雕塑艺术之精湛。上次访灵隐寺，同行者告知，可心中默念一个数字，然后按照这个数字依次去寻找，找到罗汉将是自己的面目。当时听后，一笑了之。这次在碧云寺的五百罗汉堂，见到堂前有介

2024年10月6日，北京



「文汇报」  
微信公众号



左：碧云寺牌楼和金刚宝座塔。  
下：碧云寺罗汉堂。  
右：水泉院的假山和亭子。均 朱航满 摄

